

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

Texas

梦断得克萨斯

MengDuanDeKeSaSi

曾晓文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小说月报 金长篇丛书

梦断得克萨斯

MengDuanDeKeSaSi

曾晓文 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断得克萨斯/曾晓文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05

(小说月报金长篇丛书)

ISBN 7-5306-4360-6

I. 梦… II. 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29614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0.375 插页 2 字数 239 千字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 定价:18.00 元



作者简介

曾晓文，南开大学文学硕士，美国SYRACUSE大学电讯与网络管理硕士。曾旅居美国九年，2003年移民加拿大。做过编辑和系统分析员，现在多伦多从事项目管理工作。自1991年起在海内外主要中文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百余篇，其作被收入《西方月亮》、《叛逆玫瑰》、《一代飞鸿》等作品集中。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，加拿大《星岛日报》专栏作家。短篇小说《网人》曾在中国台湾获文学奖（1996）、《旋转的硬币》获第二十六届联合报系文学奖（2004）。

得克萨斯南部八月的阳光，仿佛是由白焰汇成的精灵：火辣、耀眼，绽放着热情和希望。

在维卡市，第一家亚洲风味的大型自助餐馆“华美”的开业典礼已在艳阳下准备就绪。市长查尔斯、商业协会的会长艾丽丝和四十几名会员，“华美”的三十多个员工，近两百名客人，还有当地报纸、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簇拥着“华美”的老板舒嘉雯聚集在餐馆门口。

嘉雯直发披肩，一双秀眸清澈，闪烁奕奕神采和暖人笑意。她身着质地柔软飘逸的纯纱裙装，脚穿细带高跟的黑皮凉鞋。长裙是V字领、紧腰身、宽摆，纯黑的底色上洒满雪白的雏菊和香草，外罩一件黑色对襟的立领无扣的短袖衫，线条简捷而充满动感。

年轻的领位小姐蒙妮卡和侍应生小梅双双身穿粉红真丝唐装，拉着一条簇新的大红丝绸条带从餐馆里走出来。一个金发美女，一个东方佳丽，令在场的人眼前一亮。

蒙妮卡把一个铺着红布的银色托盘递到查尔斯面前，红布上摆着一把亮闪闪的“王麻子剪刀”。查尔斯一定不知道“王麻子”是何许人也，嘉雯想，中国人很有意思，不但让中餐馆在美国遍地开花，连王麻子剪刀都被摆到了台面上。

查尔斯温文尔雅，身上的米色西装使他显足绅士派头。他拿起剪刀，潇洒利落地剪断了红绸带。众人鼓起掌来了。

查尔斯对着新闻记者递过来的话筒说：“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庆祝‘华美’的开业，庆祝维卡市增添了一家

独具特色的东方风味的餐馆。在此我想感谢‘华美’的老板和员工们的辛勤劳动,同时也祝愿‘华美’生意兴隆,前途无限!下面请‘华美’的老板舒女士讲几句。”

记者们立刻把话筒转到了嘉雯面前。她看了一眼站在骄阳下注视着她的肤色各异的人们,声调沉静而又满含热情地说:“对于一个移民,生活的意义似乎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:劳动和幸存。我们‘华美’的这些中国人从东半球来到西半球,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。我们落脚在维卡,不仅因为这里有商业机会,还因为这里的人们豪爽友好。我希望我们不只开创事业,同时也种植友情。”

热烈的掌声霎时季风般滚过,卷动了半空中猎猎飘扬的彩旗。

嘉雯眯起眼微笑了。在那一刻,她的美国梦正如她面前的红绸带,鲜艳明丽,而又伸手可即。

查尔斯和艾丽斯在“华美”吃过午餐后和嘉雯握手告别。

“嘉雯,我必须告诉你,你们的饭菜味道非常好。我吃得太多,担心今天下午我的工作效率会很低。”查尔斯半开玩笑半认真。

“我很快还会再来的。”艾丽斯说。

下午三点钟左右,原本是绝大多数餐馆生意最清淡的时刻,但“华美”的餐厅里还有很多新来的客人。

嘉雯的男朋友夏晨瑞,在寿司台后面忙了整整一个中午,早已汗流浹背。他端了两杯冰茶走到柜台前,把其中的一杯递给了正在填写货单的嘉雯:“休息一下吧,嘉雯,你还没吃早饭吧?”

“你也没吃吧?看你满头的汗。”嘉雯拿起一张餐巾纸,隔着柜台给阿瑞擦汗。

阿瑞穿一件白色的保罗牌T恤衫,一条深蓝的牛仔裤,英

俊洒脱,充满活力,似乎还和五年前她初见他那天一样。

“哇,这么亲密!”一个年轻瘦高的中国男人走进了餐馆,大声嚷道。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留平头的男人。俩人一律背心、短裤、拖鞋。显然为对付得克萨斯的酷暑,他们已把自己的服装减到了最少。

阿瑞笑了起来,拍了一下来人的肩头,“今天怎么有空?”

“来给你们道喜,今天是你们开业大吉的日子呀。”瘦高的男人说。

“嘉雯,这是我的老乡阿祥,另外一位是他的表弟李威。”阿瑞向她介绍。

“你们好!你们从哪里来?”她问。

“从纽约。我们到得州来找开餐馆的铺位。听说这里的中国大型自助餐馆不多,开起来都会发达。”阿祥的声调里有无法掩饰的兴奋。

“没这么夸张吧?不过选一个好的位置非常重要。”嘉雯说。

“你经验比较多,以后有很多问题还要请教你。”

嘉雯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给了阿祥,“不要说什么请教吧,大家互相帮忙。你们先找个座位坐下吃点东西吧。”

“我们吃过午饭了,”阿祥说,“阿瑞,你先带我们参观一下,过一会儿我们还要到太阳城的两家中餐馆看一看,晚上回来再吃饭。”

嘉雯开始打电话叫货,联络修停车场的事,随后匆匆忙忙地吃了点饭。

晚餐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,大群的客人很快拥了进来。嘉雯带位、收钱、接电话,帮侍应生照顾客人,回答客人们没完没了的问题,忙得不可开交。

终于接近了关门的时间。阿祥和李威已从太阳城回到了

维卡,并在“华美”吃了晚饭。

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,餐厅里只剩下了寥寥的几个客人。嘉雯望望窗外,忙碌之中不曾留意太阳什么时候从天空消失了,甚至也寻不到一丝晚霞的痕迹。街上的车辆已变得稀少,小城维卡即将睡去了。

这时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黑头发、棕眼睛的西班牙裔男人走到柜台前付钱。男人着一身黑衣,戴一顶黑棒球帽。

“一切还好吗?”她微笑着,照例礼貌地询问。

他沉默不语。看起来是个怪人,她想,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客人都会客套两句,赞扬餐馆的饭菜或服务,而这个神色沉郁的男人并不正视她。也许他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吧。

“晚安。”在他临出门的时候她说,心里对他无缘由地生出了一些同情。

他并没有回头。

她看不得沉郁的人。生活已然沉重,再把沉重挂在脸上,岂不等于压到别人的心头?好在他只是一个陌路人。

随后剩下的几个客人也离开了。

她离开了柜台,去检查厨房里的炉子和烤箱是否已经关掉,看看冰箱和冷库的门锁好了没有,又把餐厅的角角落落都巡视了一遍,嘱咐侍应生们把肮脏油腻的地方重新打扫一下,直到她满意为止。

从早晨八点起床,她已经工作了十五个多小时。因为结算小费和信用卡的账目,她没顾上吃晚饭,现在连数钱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她把当天收到的信用卡收据、现金和支票都放进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,准备带回家。

“做餐馆真的很辛苦,这么晚才收工。”阿祥走近柜台对嘉雯说。

“没办法,为了谋生糊口。”

“不要说得这么凄惨。‘华美’生意这么火爆，再过一两年，你就不用再做工了，回家做太太。”

“你知道我这个人天生的劳碌命，真的有一天回家做太太了，我恐怕也会生病。”

李威走了过来说：“那你就和我们合作，再开一家餐馆。”

“现在千万不要和我谈这个话题，我从装修‘华美’到今天已经连续工作五个月没有休息过了。”

“我看你是累了，我们明天再谈吧。”李威说。

嘉雯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当她走出餐馆的时候，阿瑞追到了门口，对她挥挥手：“嘉雯，先回家等我，一会儿见。”

她忍不住笑了。阿瑞收工后将开上“华美”的红色福特面包车，把工人送到他们住的公寓，然后就回他和嘉雯的家。再过十几分钟又见面了，何必还要告别一下？阿瑞总有这么多温存的啰嗦。

她退车时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装饰雅致的“华美”，竟轻叹了一声。“华美”的生意无疑是兴旺的，但在美国当一中餐馆的老板从来都不是她的梦想。生活像一座迷宫，让人无法预料命运会把自己引导到哪一条曲径上。她突然想起电影《阿甘正传》里阿甘和他母亲的一段对话：

阿甘母亲说：“我相信人创造自己的命运。你要把上帝给予你的天赋发挥到极处。”

阿甘问：“妈妈，我的命运是什么？”

阿甘母亲回答：“你必须自己去发现。生活是一盒巧克力，你永远也不知道你将拿到一块什么口味的巧克力。”

嘉雯把车开出了停车场，把这些关于生活和命运的沉重问题抛到了脑后。此刻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浴缸里安安静静地躺上半小时，然后换上舒适的睡衣，吃一碗热滚滚的烧鸭面，上网读读当天的新闻。

她打开了公寓的门，径自进了洗手间，甩掉了脚上的高跟凉鞋，拿起了梳子开始梳头发。多年来养成了习惯，她总是在淋浴之前把头发梳得顺顺的。头发刚梳了一半，她的手提电话响了。她无奈地从皮包里翻出了自己的电话。

电话是阿祥打来的。他和李威开车在“罗格超级市场”门前被警察拦住了，因为不懂英语，想请她去翻译，替他们解释一下。她只好又穿上凉鞋，拿起皮包，开车到了“罗格超级市场”附近。阿祥的车被前后五辆警车拦截在路边，可怜兮兮地像个被众人围攻的孩子。她不免觉得维卡的警察有些夸张。不就是一个小小的交通违规事件嘛，何必这么小题大做？

她把自己的车停进了“罗格”的停车场，走近了阿祥的车。一个矮壮的剃了光头的警察迎面走了过来，对她说：“我拦住他是因为他换线没有闪灯，他只给我看了他的驾照。你问问他有没有其他证件？”

阿祥说他没有任何其他证件。她如实把阿祥的话翻译给了警察。当她问到李威时，李威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国际驾照。

“那么你有证件吗？”警察突然调转话头，问她。

她从钱包里掏出了自己的驾照，递给了警察。他拿了她的驾照立刻就向路边的一辆警车走去。大概是要查查驾驶记录吧，嘉雯想，她开车七八年了，连个违章停车的罚单都没有吃过，有什么可查的？

她站在街边，有些百无聊赖，困乏得甚至连睁开眼睛都有些吃力。街上暗黝黝的，警车上的转灯便格外地刺眼。这个夜晚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了。“我为什么漂洋过海，落脚到得克萨斯的这么一个安静、陌生得令人窒息的小城？”这个念头一旦从脑海里闪过，竟使她莫名地忧郁了起来。

她希望警察早一点给阿祥和李威放行，她也好回家洗澡，然后躺进阿瑞的臂弯，好好睡一觉。在认识阿瑞之前的几

年里，她一直有失眠症。自从和阿瑞同床共枕之后，她的失眠症竟不治而愈。“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的安眠药。”她不止一次地在早晨，从酣睡中醒来，反反复复轻吻他的手臂说。

过了大约一刻钟，一个黑衣男人从不远处的黑暗中慢慢走近了她，对她扬了扬手里的一张印着黑字的白纸：

“嘉雯·舒，我是移民局的特工迈伦·鲁滨。你的H1B1技术人员工作签证只允许你为英伦顿的‘神创公司’工作，而‘神创公司’去年宣告倒闭，你在美国已属非法停留。我现在以美国移民局的名义逮捕你。”

她突然认出这个自称迈伦·鲁滨的人就是一小时前在“华美”吃饭的那个面色沉郁的男人，她的心猛地震了一下。她猜想迈伦让警察拦截阿祥的车检验驾照只是借口，搜查身份证件然后实施逮捕才是他的真正目的，而他手里的逮捕证也说明他是有备而来。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，看来今夜她是在劫难逃了。

“在我给你戴上手铐之前，你要不要打电话找一个人把你的车开走？”迈伦问。

一小时前，嘉雯还对这个名叫迈伦的男人心生同情，现在才发现真正需要同情的是她自己。

她从皮包里找出手提电话，试着拨通阿瑞或在“华美”做工的其他人的号码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接电话。这个黑夜变得愈发蹊跷了起来。她下意识地四下望望，似乎想找到一个熟人。这时她突然看见在“罗格超级市场”的停车场中央，“华美”的红色福特面包车也被警车团团围住了。警察正给从车上走下来的人一一戴手铐。阿瑞走在最前头，在他身后是炒锅老关，还有在“华美”打工的两个墨西哥人。

她的心狂跳了起来，似乎在暗夜无意中走近了一座悬崖，刹那间看清了自己面临的万丈深渊。此刻她的车已变得无足轻重，而最至关紧要的是给住在弗斯克的阿坚打一个电

话。

幸运的是，她顺利地拨通了阿坚的电话：“我和阿瑞、老关，还有在我们餐馆里打工的两个墨西哥人现在要被移民局带走了。”

“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？”阿坚的语调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。

“老关和那两个墨西哥人是‘新大陆职业介绍所’介绍来的，我猜想他们没有身份。”

“我在弗斯克的餐馆用的都是‘新大陆职业介绍所’送来的工人，怎么从来都没有麻烦？”

“也许因为你运气好吧。长话短说，你明天要到‘华美’来开门。”

“现在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了。从弗斯克开车到维卡，要五六个小时，我今天夜里不要睡觉了？”阿坚刻意加重了声音中的睡意。

“你必须马上起床。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来，明天‘华美’就只有停业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嘉雯的语气十分坚决。

“好吧。”阿坚终于答应了。

这时迈伦走近了她：“我现在必须拿走你的电话和皮包，给你带上手铐了。”

她默默地伸出了自己的双手，仿佛是准备走上祭坛的羊羔。

“我铐过几百个人了，你是我见过的手腕最细的一个。”迈伦说。

“我想我大概生来是戴首饰的，而不是戴手铐的。”

“真不幸。”迈伦低声说，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给她戴上了手铐。

嘉雯在黑暗中打量着手上的手铐，脑子里如得克萨斯的荒野一般空旷。这想必是一场噩梦，或者是这个名叫迈伦·鲁

滨的男人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。她的生活怎么会,怎么可以和手铐联系起来?!

原来生活并不像一盒巧克力,因为不管夹什么样的心,巧克力毕竟是甜的,而银铛入狱的滋味却无论如何也不是甜蜜的。

迈伦命令阿祥和李威从他们的车里走出来,给他们也戴上了手铐。一辆长长的囚车停到了嘉雯身边,从囚车里走下来了五个全副武装的监狱警察。

这时阿瑞和其他三个人也被押过来了。嘉雯和阿瑞相视了短短的一秒。他们在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,终于又有了自己的事业,以为从此可以平安,可以少一些挣扎的苦痛了,但在这样一个暗夜,他们却双双被戴上手铐,相对立在一辆漆黑的钉满了铁栅栏的囚车面前。

等待他们的是同样漆黑的未知。

那一秒似乎长于百年,万语千言都化作了无底的沉默。

上了囚车,他们就被分开了,她坐在前排,他被勒令坐到了最后排。囚车的马达仍然发动着,但冷气并没有开,所以车里闷热无比。

“阿瑞,你怎么不开车回家,却到这里来了?”她问。

“他们几个人要到超级市场买东西,但没有车,我当然要载他们来。买完了东西我看到你在路边和警察说话,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情,就站在停车场看你。没想到警察就走过来了,说是要查每个人的证件,结果发现那两个墨西哥人和老关都没有身份。”阿瑞说。

“你们不许说话。”坐在驾驶座上的狱警吼了起来。

几分钟之后,囚车驶进了位于维卡市中心的监狱。监狱原来就坐落在弗兰克林大街上,在市政府对面、郡政府旁边。嘉雯以前去市政府和郡政府办事多次,竟然从来没有注意到过。

一个小时前,在维卡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中,风采焕然的她还在讲述自己的美国梦,而此刻,她已被锁入了维卡古老的、窄小而昏暗的监狱,沦为了阶下囚……

二

嘉雯、阿瑞一行七人在狱警的监视下走进了监狱的电梯,一个高大肥胖的西班牙裔女看守早已双手叉腰站在里面等候了。女看守身穿深蓝的狱警制服,脚蹬一双半高筒的牛仔靴,一头粗硬的褐色头发被高盘在脑后,看上去有几分威风凛凛。

嘉雯注意到她的胸牌上刻着的名字是“克莱拉”。

“真是倒霉,半夜三更的,我都得不到休息,”克莱拉嘟嘟囔囔,“移民局的特工在哪里抓到你们这些瘦骨嶙峋的家伙?”

无人理会克莱拉的提问。

“你们,所有的人,都转过身去,把脸都冲着墙。”克莱拉叫嚷,接着又用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自己的话。

所有的人都按她的命令做了。

嘉雯盯着油漆斑驳的灰黑的墙壁,竭力想让自己震荡的情绪平缓下来。电梯停在了三楼,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出了电梯,脱掉了鞋子,面对着墙壁一字排开了。

克莱拉开始对他们逐一搜身。轮到嘉雯时,克莱拉命令嘉雯把双手扶到墙上,把双脚分开,然后用两只大手把她的全身上上下下搜索了一遍。她清晰地感觉到克莱拉的双手粗暴地游动在自己的身上,浑身不由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走廊上有一张办公桌,上面摆了两台电脑,是专门为登记新囚犯用的。克莱拉让嘉雯靠着墙壁对着电脑上的镜头站定了,“咔嚓”一声给她拍了照。她瞥了一眼自己被定格在电脑屏幕上的五官变了形的脸,耻辱感就涌了上来。平常她如果对自己的某张照片不满意,就会毫不犹豫地扔掉,尤其是那些看似囚犯的照片,但是今天,她的照片已被完完全全地输入了电脑。她没有权利把这张自己作为囚犯的,记录了她平生最丑陋瞬间的照片扔掉。

监狱在半个小时之内就毫不怜惜地剥去了她的美丽。

接下来是做手印。克莱拉站在她背后,抓起她的手,把她左手的拇指在墨盒里按一下,然后把她的拇指的指纹印到一张卡片上去,随后依次印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和手掌。她不能习惯克莱拉的摆布,手指一根根地变得僵硬。克莱拉粗重的呼吸一阵阵地吹着她的脖子,让她很不舒服。

“你可不可以放松一点?”克莱拉有些不耐烦。

“试试看吧。你知道在监狱里放松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”

“既然知道这样,为什么还要犯罪?”

“我是否犯了罪还是一个问题。”

“我没兴趣和你讨论这个问题,我还有六个人的手印要做,可是我已经很累很困了。”克莱拉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。

“我也很累很困了,”嘉雯想,“我真希望什么都没有发生,希望回到自己舒适的床上,一觉睡到天明。”

手印做完之后,她走到洗手池前去洗手。涂了许多清洁液,反反复复地洗,手指上还是留有黑墨的印记。她把热水开大了,更用力地去揉搓,仍然无法把手恢复到原来的颜色。

她端详着自己小巧秀气的双手,这双曾经写过情诗,抚过恋人的嘴唇,设计过网络人工智能人,也曾洗过中餐馆的厕所,打扫过垃圾,搬运过沉重货物的手,在今夜,被冰冷的手铐锁过,又被监狱里的油墨玷污过了。

一阵悲从心底起，眼泪竟不由自主地从她的眼角冰冰地滚落了下来。

她清醒地意识到生活中的某几个瞬间是注定要改写她的全部历史的，而此刻正是这样的瞬间之一。

“嘉雯，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迈伦站在了嘉雯背后，似乎有些诧异地看着正在注视着自己的双手的嘉雯。

“有什么不可以的？”她反问。

他指了指电脑桌旁的座位，让她坐下了，随后坐到了她的身旁，拿出一个笔记本开始记录。

“你是从哪里入境的？”迈伦问。

“纽约。”

八年前那个人境的夜晚已经属于上一个世纪了，只是纽约拉瓜迪尔机场的咖啡、匹萨和玉米花的香气似乎还从记忆深处一缕缕地飘出来。

当时一个年长的仪表堂堂的海关官员在验明了她的护照和签证之后，把它们还给了她，笑眯眯地对她说：“祝你在美国好运！”

他赠给了她进入美国后的第一个美好祝愿。

“哪一年？”迈伦接着问。

“一九九四年。”

“你是以什么身份来的美国？”

“F2，学生家属身份。”

“这么说你丈夫当时是大学学生了？”

“准确地说，是我前夫，他曾是纽约州雪色佳大学的博士生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很重要吗？我和他已经有几年没联系过了，他对我现在的生活一无所知。”

“我并不是要调查他，我只是需要核实你说的话。”

“你看我像撒谎的人吗？”她直视着他的眼睛。

“嘉雯，我必须完成我的工作，我希望你能理解。”他的语调似乎温和了一些。

“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叫韩宇。”

“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舒墨扬。”

“母亲呢？”

“蓝玉。”

很多年来，她都是父母的骄傲，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此刻正在监狱里接受审问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“你在哪里出生的？”

“中国黑龙江冰城。”

想必穿越冰城的凌花江在这样的夏日早已白帆点点，波光滢滢了吧。

“你把身份转成H1B1之前还转过别的身份吗？”

“转过学生身份，F1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时候转为H1B1的？”

“大约三年前。”

“你现在是‘华美餐馆’的经理？”

“不只是经理，也是老板之一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在你的餐馆里有三个非法移民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”

“那你在雇用他们的时候没有让他们填过雇员表格吗？”

“他们是被职业介绍所的司机送到餐馆来的，司机说他们都是持有绿卡的。他们刚做了一两天工。我这几天太忙了，来不及让他们填表格。”

“你知不知道你是不可以以H1B1的身份在餐馆工作的？”